

【人生随想】

相遇在玉符河畔的花与鸟

□陈忠

一只有着沙褐色羽毛的小鸟，从河对岸的浅滩上横空飞过来，它轻盈地落在我眼前的河滩上。它上体沙褐色，下体白色，有明显的白色领圈。它的身后是丰美的水草、潺潺的流水，稍远处，有几只白羊。此时，它在用一双描着金黄色眼眶的大眼睛，怯怯地朝我这边张望着，侧翼的羽毛在风中飘舞着，看上去有点凌乱，但依然亭亭玉立。就在我准备举起手机拍摄时，它突然像是打了一个激灵，然后，伴随着一种单调而细弱的叫声，鼓动着狭长的翅膀，掠过碧波成连的河面，射向了远方。

同行的贻禄兄告诉我：它叫金眶鸻，过一会儿，它还会回来的。

果然，不一会儿，伴随着一种单调而细弱的叫声，只见一只金眶鸻飞了过来。

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原来看见的那只。

贻禄兄继续说道：金眶鸻喜欢边走边觅食，以昆虫为主食，也吃植物的种子和蠕虫。它通常是急速奔走一段距离后，稍微停停，然后再继续向前走……金眶鸻属于夏候鸟，每年三、四月份迁来，在这里寻找相爱的伴侣，五月到七月期间结婚，把家建在河边的沙滩卵石间，然后用二十多天的时间来孵蛋，每窝大约会有三到五只小金眶鸻。

随着玉符河生态环境的改善，不仅一些兽类增加，一些鸟类的种群和数量也都有了增加，其中不乏珍稀鸟类。除了金眶鸻，还有蓝翡翠鸟、喜鹊、金翅雀、北红尾鸲、棕头雀雀、绣眼、白头鹎、蓝矶鸫、雀鹰、斑鸠、山鸡、白鹡鸰、伯劳鸟、白腰草鹀……

站在一旁的崔青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。

她说的这些鸟儿，我还都是第一次听说。

虽已秋至，但目光所及之处，依然是树木葱茏，山川清秀。玉符河边两岸极其寂静，没有尘埃，没有汽车的尾气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也少见河边垂钓人影，隐约可以听到的是，从远处的村庄幼儿园里传过来的稚嫩歌声。闭上眼睛，身心放松地呼吸着来自田野的清香草木味、很淡的草鱼味和泥土的气息，让人顿感神清气爽，五体通透。

我是在一本介绍济南市中区旅游的小册上得知。玉符河发源于济南南部山区的锦绣、锦阳、锦云三川，三川汇入玉符山与卧虎山之间的水库，玉符河是发源并最后流终在济南的内河，是黄河的一条支流，它下渗的河水，是济南泉水的来源之一。

河畔的芦苇茂密高大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会开出银白的芦花。大片大片的芦花，会随风摇曳，在秋光下闪着银光，如轻盈而迷离的雪花，飘向远方。

印象中，生于田野如竹之草的鸭跖草，是在春天和夏天才能看到花开的，没想到，浅秋已过，依然能在水边湿地看到它们展开如翼的两片蓝色花瓣。记得小时候，做中医的姥爷曾告诉我，鸭跖草浑身都是宝，入药可以清热解毒、降火祛湿，取其浆水，还可以治疗眼疾。据说，鸭跖草的花汁可以用来染色，也可以制作成淡紫色的胭脂，用来化妆，还可以用其在元宵节的春灯上面人们喜闻乐见的连环画。

鸭跖草的花朵虽小，但两瓣蓝色花瓣却清新明亮，就像振翅欲飞的蓝色蝴蝶，煞是惹人喜爱，让人感受到河滩上的雀跃和清凉。

突然，有人在远处兴奋地喊道：快看，那边有白鹭。

我转过身去，顺着那人的视线，看见河对面，长着野生蒲草的水边，有一只翎羽雪白的鹭鸟，它小巧的头颅，弯曲如琴弓，椭圆的身子，恰到好处地呈现着庄重，一只青色的长腿停在浅水里，另一只，则收于腹下，纹丝不动，远远地看过去，

显得很悠然，也很神气。

白鹭是济南的市鸟，它姿态优雅，步履轻盈，从容不迫。我常在大明湖畔看见枕部有两条狭长而柔软的矛状羽毛的白鹭。怎么就看见一只呢？难道说，其他的都南飞而去了？可这还不到过冬的季节啊。我举起手机，透过河边的柳枝，将扇动起翅膀准备掠过芦苇的那只白鹭收入镜头中。清澈的河水，绿绿的蒲草，远处的石桥，黛色的山峰，寂静的农舍，蓝天上的白云，都因张开羽翼滑翔的白鹭有了生命的律动。

我在想，是否要追随着一只白鹭，掠过远处的山峦和河流继续飞翔下去，在秋天蔓延的寥廓里，做一个自由行走的人，看日升，或者望星空，在通向黄河的岸边看花观鸟，怀着百转的柔情，一路蜿蜒地向前漂泊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。

一条花鲢鱼跃出了河面，带起的水花，是银亮的，随即，珍珠般从空中散落下来。

我们去趵突泉源头原址看看吧？崔青问我。

我们转身离开了玉符河边，朝着一片小杨树林走去。一边走，崔青一边给我讲了一段趵突泉源头的传说：在200年前清朝年间，寨而村有一个叫秦老五的人，他和祖父水性都很好，善于捕鱼，对村边河水的流动深浅很有研究。有一次，在河水很大的时候，二人顺水游到渴马崖下，发现有两处漏水洞，一个叫朝阳洞，一个叫阴阳洞，两洞相隔不足50米，两洞直径大约有40厘米左右，河水形成两个漩涡，水流下漏，水声很大。秦老五就顺便从家中扛了两布袋麦糠，用了一上午的时间，都投入了两个漏水洞里，麦糠顺水而下。到了十多天以后，秦老五来到趵突泉打探消息，得知几天前发现过有麦糠在趵突泉出现过。从那时起，就流传趵突泉的泉水是从城南40里渴马崖而来。

贻禄兄补充：原来的玉符河不是现在的河道，而是沿着山脚下蜿蜒流淌的，河面很宽，河底都是白沙，还能撑船运货……听老一辈人讲，清朝年间，有一座碑在渴马崖上立着，说渴马崖前水满川之字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此碑不见了。多年以后，有人说在趵突泉观澜亭找到了这座碑的落脚点。到了2023年，通过复制，以新的面目，重新回到渴马崖故土原野。

走到渴马崖一处有平台的高处，站在趵突泉源头原址的石碑前，抬头望去，远处的玉符河，就像一条飘落在苍翠群山之中的绸带。

我想起了一年前写的那首《过玉符河》：

过玉符河，想到的是高山峡谷之间的锦阳川
发源于小核桃园的锦云川
和汇聚佛峪、葫芦峪和天晴峪一带山泉的锦绣川

还有泉沪河之水；玲珑泉、蜜脂泉、簸箩泉……

带着回声的风和波澜
迎面而来。峭壁和云峰也随之在我面前蜿蜒向前

还有连绵不断的云团

禽鸟飞鸣，野花春涧；春风，依旧识得故人面

这一条飘落在苍翠群山之中的绸带

两岸，早已是树茂花繁

我过玉符河，玉符河也流过我的心间

它沧桑的变迁，在风与风的邂逅里，有了清澈的美德

脚下有一片斑驳的青苔。

不远处，山石的缝隙里，长有一株心形叶片的牵牛花，紫色的喇叭状花朵，娇艳柔美，引来了一只白色的蝴蝶。

感觉有清凉的风，从玉符河那边徐徐吹来。

□刘荒田

外出半天，归途舍弃了车站离家近的公交车，转而去乘坐须走一段长路的有轨电车。下了电车，便是这条我深深喜爱的小路。不失所望，如果秋是一袭以简淡为基调的衣裳，它就是精心缝制的绉边；如果秋是自然献给人间的厚礼，它就是捆绑礼物盒的绸带。

这条小路，15年间走了上千次，依然不时走出新鲜感。今天发现，它异乎寻常地干净。小路位于大街边沿，另一侧是绿化带，以松树为主。秋天自然是落叶当令，然而橘黄色的松针识趣地堆在路边，尽管它同时不客气地铺在街心、车窗、栅栏，乃至浸入打开的车库。一眼到底的路面白里带青，这色谱再往“青”移几度，可和瓦蓝的天比美。此刻，拟为青石，庶几近之。这么一来，郑愁予名诗《错误》中“达达的马蹄”，响在这绿树掩映的路面，当比在或空寂或喧嚣的街道中央更具秋的悠远之趣。

身后鞋声响亮，从其清脆程度可断定非高跟鞋坚硬的尖端莫属；从其频率还可推断是体态轻盈的年轻人。我没有回头，只加快脚步，然而清脆的鞋声尾随不舍。我无意和她比赛，离开小路，站在树下稍事休息。目不斜视的女郎在不远处翩然而过，她身高在1米75以上，怪不得我走不赢。不知女郎会不会感谢不曾铺上厚厚落叶的小路？

小路无落叶，是清洁工的功劳吗？手拿大扫帚，以横扫千军的豪迈对付路面的清洁工，在故土的城市处处可见。但这里没有。扫大街的是垃圾车，管理树木花草的是园林工人开的修剪机，但他们并不清除落个不停的枯叶。这么说来，是落叶的自律了？不错，松针轻细，而水泥路面难以黏附。但不尽然，负责清扫的无疑是风，袅袅兮一夜，小路便清爽起来。我的推测很快获得证实——在无松树而只有碎叶桉的街区，横七竖八的落叶，残剑断戟一般，覆盖了路面。

干干净净的路，身边的草和落叶似分开的浪花，使得行人有点像在海中步行的人。蓝天坦荡，和一公里以外的海洋连为一体。众多松树的树冠嵌在几朵白云下方，好似水下的珊瑚架。风来了，我的衣襟、白发以及脚下的松针都动起来，满地乌黑的松果、树上漆黑的老鸦淡定无比。秋意从林梢悄悄沉降。路旁，一张双人椅虚位以待。秋天真好！如果一年只选一个季节，那肯定是它！

同样，从一生行事中选一个既陶醉又励志的镜头，必定是：小路上行走。距今44年的那一次行走，铭记终生。路是稻浪中的田埂，如今脚下的路窄得多，也弯曲得多，延伸到如黛青山脚下的田垌，一色碧绿的稻浪，我从中间穿越。劲风在稻海中鼓搅漩涡，一波波绿浪泼来，孕穗的剑叶拂过来不及长出黑胡子的脸颊，痒痒的。天如此之蓝，如此之阔！稻海中22岁的独行人，拥有的一切都在天空。

那一次，这一次，都是回家的路。时代不同，走的路不同，相同的是踏实的感觉，带点害羞的满足。沿着这条干净的小路走下去，终点是公园的边沿。此刻园内秋色的绚烂自不待言，火烧云一般的枫叶是没有的，但有玫瑰园的娴雅、植物园的缤纷、鸟的扑翅和斗歌。对了，园子高处的湖，澄明的秋水中，傻乎乎的小乌龟戏弄着木槿花的倒影。

这些，不妨称为“秋心”。

【性情文本】

秋天的小路